



灼薪劇談卷上



正德癸酉臘大雪決旬裂膚嚴寒承爵與二三文
士坐集瑞齋擁鑪夜話賓主互答奇險溢發不覺
忘寐既而鷄既鳴矣各抱被就枕次晨刷凍墨追
憶得若干則輒錄成書因名為灼薪劇談云朱子
儋記

前輩有三人論史偶有馬走過踏死一犬當作如何
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於奔馬之
下丙云有奔馬踐斃一犬文省而意盡丙為得法
僧家所謂戒臘者戒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戒酒色
等若干件蠟謂每歲禁足結夏四月十五日至七月

十五日止乃西方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為驗輕重無差即為念空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於蠟人矣寫作伏臘之臘殊非

宋張敏叔嘗以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菊為壽客瑞香為佳客丁香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酴蘂為近雅客桂為僊客薔薇為野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

宋熊本在神宗時表章用印端謹朱色鮮明先後無小異由此受知擢用至兩近制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為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為禮數而已王

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為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他畫軸紅繡囊緘之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啓封壽星於聽事探所獻人名於其下良又引客藝者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或用佛像或用神鬼惟一兵官乃崔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愧失措或云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不可生日祝壽墓銘凶事非惟夫獻芹之意必須胎禍小節不可不謹古人不欺隱微者正此之謂

魯直再謫黔中泊舟武昌虞和甫追餞之相與處舟中岸巾危坐魯直側席意甚恭猶于無咎與黃士潘觀來初不知其為和甫和甫乃名士善醫者頗忽畧

之潘黃正論本草反覆良久魯直曰吾姪前識和甫
否二人縮舌汗背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不事冠
帶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末會有運同
官年少貴游子弟至不識其故相恠祁公不起揖屬
聲問曰足下前任甚處祁公慊然應聲曰同中書門
下平章其人慚愧無已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著布
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
騎者下公舉鞭驢平聲愈厲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
公舉鞭稱名曰衛卒不曉所謂白巡檢曰前有一人
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巡檢方悟曰乃相公
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公舉鞭去宋仁宗以嘉祐七

年十二月丙申奉天章閣召兩府兩制臺諫等觀三
朝御書置酒賦詩于群玉殿庚子再奉天章閣召兩
府以下觀瑞物十三種一瑞石文曰趙二十一帝二
瑞石文曰貞君王萬歲三瑞木文曰大運宋隱起成
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
斤七馬蹄金八軟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異色
十一瑞竹一節有二絃並生其中十二龍卵紫班而
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觀太宗貞宗御集面書飛白
命翰林學士王珪題姓名遍賜之又奉群玉殿置酒
作樂親喻以前日之燕草創故再為之無惜盡醉獨
召宰相韓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舉而盡

各以金盤貯香藥分賜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韓琦
哀冊文云因驚前會之非常似與群臣而叙別
唐明皇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梨樹上有老
媪拾得錦襪一隻過客傳說每出須千錢媪遂致富
醉鄉日月記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
秋怯猛飲而惜終歡者酒徒也聞人令而不重問者
酒徒也不停觴而言雜亂者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
許者酒徒也知內樂而不知外躡者酒徒也此言誠
有理

京師有一營婦其夫出戍久無音耗以數十錢托一
士人作書寄夫士人命其口說婦云窟賴兒孃傳語

窟賴兒爺窟賴兒自從爺去每日只是根_入特特地
笑勃騰騰地跳士人尋思久之終不能下筆却以錢
還之云你自更倩人寫可發一笑窟賴兒子乳名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名僧歌者戲謂
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
育徃徃以賤名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
真不服公之捷對

李觀字太白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
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文彌佳一
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癖不與
人徃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巧作詩數

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
癡犬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
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
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
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未甚奇但前次被
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此酒以遣懷聞
者莫不絕倒

黃育字和叔魯直叔父也為兒童時其伯氏長善將
諸兒出行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出雨落公婆相撲
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矣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小憩

既飯步行廊廡間有一僧房頗雅潔聞無人聲案上
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于窓締云爾非慧遠我
非陶何事窓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
影蕭蕭不知僧俗家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
乃截取窓字粘于狀前訴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
昨日携酒至房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
為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
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迫其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聽
吏某人鞠之堯夫曰爾為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
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
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即火焚之對僚屬中

亦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脩書致謝堯夫曰不
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杜詩黃四孃家花滿蹊十朵萬朵壓枝低黃四孃因
此留名方冊西湖宋五孃以賣魚羹為生高宗遊湖
中人以其羹進上食之美宋五孃自此得名雪川沈
希會詩云鮮鯽堆盤荇藻香賓朋車馬駐斜陽問君
湖上宋五孃得似花間黃四孃

梁武帝令錦工不得織僊人鳥獸恐裁翦有乖仁恕
伊川至僧舍坐處偶替佛像令轉倚曰凡具人形皆
不當慢張閣見山谷詩云蕨芽初 小兒拳慘然不
樂以為忍人然東坡以燈花落傳燈錄上燒一僧字

題詩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忝毗
一箇僧楊誠齋食筍蕨詩曰稚子玉膚初晚錦小兒
紫臂半開拳二公豈忍人哉詩亦託興爾

東坡先生近令人作人不易物賦取物為一人輕重
之意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凡而襲其裳豈為孔子學
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蘓公士大夫近年效東坡桶高
簷短帽名子瞻樣鴈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
觀優人以相與自誇為戲一優丁現仙者曰吾之文
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
瞻手上為解顏顧公久之

蘇叔黨言其堂姊嫁蒲徹徹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

守長安日出之婦閉門不浴一事惟滴酥為花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釘皆工巧盡力為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

蒲公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蓋一日兩洗面兩濯足開日則浴馬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惟頰其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惟肩頭及馬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惟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馬小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則湯用五斛人用八九口脂面藥燻鑪妙香次第用之人以為勞公不憚也蓋公以文章顯用為時大臣志氣磊落奉養雅潔故也頃公有書

與東坡自云晚年有所得東坡答曰聞所得甚高固以為慰然復有二尚欲奉勸一曰儉二曰慈此言蒲公之所當聞也

王豐甫言章元弼項娶陳氏甚端麗元弼貌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觀忘寢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每以此說為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蒙之子常以賢良方正見召

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

馬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鬚而真能分也劉曰既皆是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于是館中以莘老為大鬚孫學士巨源為小鬚孫學士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有聰禪師者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聰出城迂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恠之以語子由語未卒聰亦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說夢子未嘗欲同說夢乎聰曰夜來輒夢吾三人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由于是拍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可相見三人者大喜追筍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

追譯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七八歲時常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記其頰然而眇一目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後東坡以書抵雲菴其畧曰戒和尚不識人孀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觀不勝幸甚自是當衣衲衣哲宗問左璫陳衍曰蘇軾襯朝章服者何衣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了後七年後官歸自海監玉局觀作偈戲荅南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

羊常行八捧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
通仙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巴音夷面貞率不事事郡守
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携客來游珍坐於旁
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麪宜京洛未及對珍曰世
味無如羊肉大美且性極煖宜人也守色變頰視徐
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極煖珍應曰臥羶知其毛尚
爾其肉蓋不可言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
佳也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陽作坡筆
語題壁於山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

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
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
下路藕花無數落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
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
徐潛往訪之館于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
客罷俱來而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而成
詩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
霑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聞名海內
然性褊尚氣憎凡子如仇嘗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
行爛竄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蕩浮花爛

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遇然吾持疑端為我輩設刑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偶作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坡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詩曰暮鼓朝鍾自聲撞閉門欹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窻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淵材迂闊好恠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語曰此僂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子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呵曰敢謗鶴邪卒去鶴輟兩翼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始起忽誕一卵淵

材嘆曰鶴亦敗吾道乃為劉禹錫嘉話所誤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及受昌州諫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倅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改鄂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慨然曰誰為丈丈謀昌佳郡也柰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子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饒無在其右者時盛興歐陽率更字薦福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具緡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特

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為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
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薦福碑

余游集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
余坐其旁久之乃覺起相向熟視余曰方聽萬壑松
聲冷然而夢見歐陽公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
上余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余私自意曰識歐陽公
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為
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衮衮多事又曰豈不
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
自備足豈不辨笠耶曰兩脚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
曰昔有之今弊去跣足殊快人余愕然曰然則手中

紙軸復何用曰此度牒也亦欲睡枕耳余特甚愛其
風韻恨不肯告以名字鄉里然識其吳音也必湖山
隱者南遊海濱逢佛印公出山重荷者百計夫擁其
輿行者十餘夫巷陌聚觀喧吠鷄犬余笑曰使集禪
巖僧見之則余為無事人也

余葉石林
自謂也

淵材好談兵通諸國音嘗說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
傳得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
之無水又遷掘數處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綦布
道士月夜登樓望之顰額曰吾觀為敗龜殼乎何四
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擇又嘗從郭大尉遊園吃曰
吾近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

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淵材曰可施其術蛇舉首來
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及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
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為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即使
其宗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
跋云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
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視之怒曰司馬
子長以鄙生所為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之失於
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為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
者不欲隱實也李何禁蛇開井而書此乎聞者絕倒
古人評花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
市娼李如東方千里一日偶與張更生會集千里戲

作一令云古人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
劉經問你是胎生卵生化生更生答云古人是馬千
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
一千里三千里聞者皆嘆其切

賈似道當國士人陳藏一作雪詞譏之云沒巴沒鼻
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弄上下平地都教
一例鼓弄滕神召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
今道是祥瑞却是鴉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
東郭先生都不管閉上前門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燠
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詞雖近鄙
而情實至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恭故後漢書無恭字郭恭皆改作大季翺父名楚金故其為文皆以今為茲杜子美父名閒故其為詩皆不用閒字愚意臨文不偏諱竟不須如此太泥

古人姓名有三字認出一韻者高教曹田近年劉幽求後有載錄亦可以資談笑

中篇五經起於齊衡陽王鈞

東坡在王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耆卿詞如何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版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鉄版唱

大江東去公為絕倒聞者亦評其公

漁家以胡孫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識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亟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月夜招隣僧閒話

叅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乃知居官鞠獄詞不可苟發

養鷹鷗法有味漱書三卷

上以陸下未詳

切出三館書目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
游賞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飲有伶
官數輩携妙妓數人登樓會讌三人避席私相約曰
諸妓皆一時名部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
密觀諸伶所謳是誰作居多則高下判矣俄而一伶
謳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
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乃昌齡一伶謳曰開篋淚
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乃高適
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朝陽日影來又昌齡詩之渙
自以為得名已久而諸伶無一及者乃曰此輩所唱
皆巴人下俚之詞非陽春白雪之曲因指諸妓中最
佳者曰看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則終身為劣脫是吾
作子等當拜堂下二人歡笑從之渙史迨及所期者
乃謳曰蘆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
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乃之渙詩遂擲斝於二
子曰田舍奴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識三子且不
喻其擲斝之故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
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
俯就筵席遂相與醉飲竟日而散

灼薪劇談上卷終

灼薪劇談卷下

王荆公初作字說謂古人製字偏傍相從未嘗一字無為間有不可解者亦牽合立說東坡一日戲之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鳩字從九從鳥又何所據想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與孃乃是九箇其破壞亦甚王蘇之忌有如此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序三公皆有書名而三碑則又其最者王觀文文帥多殺一日佛印為其祝香云此一辨香奉為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睫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知其諷已大喜

張郢州世傑舟覆而薨後棺斂焚於島山其中膽如
斗更焚不化今人嘗用斗膽字意本諸此

劉龍洲改之豪俠落魄人也辛嫁軒帥東浙時屢謁
不獲一見一日晦菴南軒為畫計云某月日公宴至
後筵便座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必可入既而改
之如所教以往果喧譁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
因言改之傑士也善賦詩幸試納之改之至則長揖
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
甚寒願乞卮酒罷請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于懷辛
云就以流字為韻改之即吟云拔毛已付管城子爛
胃曾封閩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

辛大喜遂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龍洲集此詩亦遺
忘之爾

作筆之法入但知尖齊圓健為得而不知有禿偏匾
弱四者之病

張文潛贈營妓詩云可是相逢意更深為郎巧笑不
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
燈見淡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皆相似欲望高
樓何處尋情致回佳裏相亦至矣

錢芳草書起自宋太宗御筆

舊有一對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楊大年
對曰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極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閉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之精經兩秋即成貞珠矣出龐元英文昌雜錄

甄龍友字雲卿善滑稽一日赴樓宣獻席雲卿曰今歲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君家果奩耳蔗之根在公前而梢已長至此矣公為責掌史衆訾其猥

岳珂侍郎作布袋和尚頌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趙遜可嘗會客果實布炮栗趙指謂妓朱雲卿曰栗綻縫黃見雲卿對曰藕折露絲飛趙大奇之

趙德老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看底賤喫底賤或云既如此明州乃富庶之地甚可居也德老笑曰燒底是燈草看底是草喫底是鹽

趙清獻公帥蜀日有營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為言曰頭上杏花貞箇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喜夜歸謂直老兵曰汝識其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續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趨出公恠問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遂息清獻固可謂善於制欲而老兵亦可謂貞知清獻者矣

昔有少年豪邁善於詩詭有鄉人連生二女作湯餅之會少年必與席後又生一女其人慚不招客少年作詩贈之云兩年生女必相邀今度如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弄尾弄來弄去弄成窰

舒王晚年謝事居鍾山一日幅巾杖履遊一寺有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坐其側衆莫之顧有一客徐問之曰君亦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名公拱手曰老夫王安石衆客慚媿而退終不敢告通姓名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爲安康一日榜出亟命僕視之須臾僕還冕門迎問曰我得否僕應曰秀才康之也

魏達可朝奉喜爲譴談嘗云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一至於此廷彥起謝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偶親切耳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庭邽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始邽爲珪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廷邽墨或有偽作廷字者墨亦不精廷邽之弟廷寬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廷邽遠甚祥符中治昭應宮皆用廷邽墨爲

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

鷓鴣能勑水故水宿而物不能害鳩能巫步禁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即蠹虫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鷲鳥真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巳日固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巢中養魚而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伶人高崔嵬善謔語一日唐太宗令給事捺其面向水下良久乃起太宗問水中何所見曰見屈原屈原有何說曰我逢楚懷王自沈泊羅

聖明君何

為來到此太宗大笑而賞之

常慶本女選為妃慶本兩耳皆

杜招壽見

慶本而賀之因曰僕素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招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史思明在東都日櫻桃初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衆賓贊美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入一半與周至一半與懷王即與黃字是一韻思明天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一特獨出流輩一日及褰衣博帶攝齋以升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伽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曰

何以見其為婦人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坐也又曰太上老君是何人對曰亦是婦人問者曰亦何所見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既非婦人何患于有娘乎又問曰文宣王何人曰亦是婦人問者亦何所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既非婦人奚待嫁為上大悅賞賚極厚

五代時周祚為觀察使居富貴又奉養窮極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壽算何如耳一日命老兵尋問卜者試問之卜者至方布錢作卦祚問曰我富貴已極所不知者壽耳卜者曰此卦極主壽祚喜問曰能至七十

否卜者曰更向上如此可得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復問曰能至百歲乎卜者嘆息曰此命至少也有一百三四十歲祚大笑曰其間得無也有些疾病否曰並無卜者又細推之曰祇是到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臟腑小有失調亦不藥而愈祚喜回顧子孫在後立侍者曰孩兒可切記之是年切莫使我喫冷湯水

沈括字存中方就浴劉貢父見而遽笑之曰存中可憐下世矣衆皆諤然劉曰死矣益成括以文滑稽可笑也

宋哲宗朝有宗室好為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即事詩

日日暖者三織風高闕兩廂蛙翻白出闕蚓死紫之
長放飯聽琵琶鳳持饅接達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
妨衆莫曉其詩意宗室自解云始見三蜘蛛織羅於
簷前又見二雀闕於兩廂有死蛙翻覆似出字死蚓
似之字方喫飯聞隣家彈琵琶作鳳棲梧方食饅頭
未畢閤人報達安章秀才上謁送客既歸見門上畫
鍾馗方打小鬼故云時哲宗方灼艾內諸傳欲娛上
因奉其詩哲宗大笑竟不能灼艾而罷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俗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
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襪鞢與

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
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即時命李觀畫匍匐圖

閩越海賊鄭廣後就降補官同官強之作詩廣曰不
問文官與武官文官武官總一般衆官是做官了做
賊鄭廣是做賊了做官

京国街陌中有聚觀戲傷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既
合節奏又中程章章仇鎮蜀日設大會百戲在庭有
十歲女童舞於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鷲掠之而去群
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在高塔上梯而取
之神形如癡乂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乂者將入
塔中日飼菓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百日方精

神舊

謝眺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
乃下邳州令貞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是謝眺
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賈嘉隱年七歲以
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為大慰徐司空勸於朝堂立
語徐戲之曰吾所依何樹賈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
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曰吾所
依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橋對耶嘉隱曰何煩
橋對但取其橋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
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
明也

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
須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日鬪草
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為他所得因翦棄其
餘今遂無之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其為恠懼而
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
夔來云設盛饌余當為除之僧雖不然紹夔言冀或
有效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乞出懷中錘鑿磬數聲
乃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鍾律合
故擊彼此相應僧大喜其疾便愈

道山先生一日在陝府官次中見一官與人語話因

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其守將奮髯抵掌厲聲
之狀次又及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至於傳呼杖責
之聲無不曲盡一少年方十四五冠帶在衆中忽叱
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座驚笑後問知是蔡持正家子
弟

徽廟試畫工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為意衆皆糝點花卉惟一工於層樓縹緲綠楊隱映
中畫一婦人凭欄立衆工逐服館中一日會茶有一
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偶在座厲聲問曰風
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東坡一日在雪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即再

谷嗟歎息至夜分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
右久坐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
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寬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
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
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
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州道遇雨有老僕膝貴者又在少
游家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遊留
道旁人家以俟久之方嬖珊策杖而至視少游嘆曰
學士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
家來陪奉他門波波地做閑官落得甚聲名怒而不

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一笑也

石中立性踈曠少威儀好諧謔雖時面戲人亦不以為怒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為笑

吳僧法海好作詩一日萃成帙求友人為序友人書曰師雖習西方之教頗知東魯之風因命為師東集然師之詩長於諷喻動合風騷昔唐小杜既為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蜀公家子弟多用百字相連者為名取之逮盡

土百發百中之類亦嘗用之一日與李方叔談及方叔云輒有俚語可為一笑公曰何也李曰至於百靈百利百巧百窮恐尚未及也蜀公為之掀髯

蘇子瞻汎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天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

江南李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傳數十家為米老元章所但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

之弟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耳露寺下並江一古基
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覲得研於是
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為之和會蘇米竟相
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米幾索入九
禁矣

譚振言蔡京富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
後堂東閣中京顧了鬟令焚香移頃鬟不至振頗疑
其忘之矣久之鬟復至白京云香已滿京云放鬟即
去聞近北若有捲簾聲者少頃蓬煇滿室如霧京謂
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煙氣

小穗為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

百公愷云

尉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
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
其良否然勿慎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予其遷
謫之文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盡死無報敢懇
苦耶但以口無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欲以故
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大慰有所須敢不
應命珂須質也翰不可於是封裹一復以授內侍收
復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
其復開視之乃一六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
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之

南翰為先鋒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黜其
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黜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
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
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
字再黜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執
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
草者乎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
下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
為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

日奏事畢方欲開陳貞宗聖體似不和遽離
座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貞
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
不覺收淚蓋真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
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
不能辨直其事

宋晦伯博識奇古昔在蜀中曾見玉麟符如今香囊
白玉為質臺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尺闊三兩指
如刀有把名抹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使無
摺皺又片玉甚薄上銳下闊多壓舌殉葬含玉也又

塊玉如笋名代指講選用以點呈經籍漢唐遺物
朱司農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
有誦公之詩云官閑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
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為深得幽
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為知己自此時復登門偶一
日謁至與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
頗倦欲去則秦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
謝久候之意且云這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
公請曰這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抄漢書
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

不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抄矣初
一段事抄三字為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
復請曰不知先生所招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
就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
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
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
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尚如此中人之
性豈可不動讀耶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云
書室中脩行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
手閒心懶則沾廷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
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廉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

不強使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短雜故事以其
可易於見者意不滯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
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

晚宋人詩最多者莫如放翁或謂翁有曰課蓋襪圓
律熟動官商一日翁至田家適有村優唱傳奇
者過門客戲請翁賦之談笑即成云斜陽古道趙
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
人說蔡中郎雖嬉笑之語亦自有味劉潛夫二絕
亦佳說罷相如說伯喈優場常是夜深開牧童啼
添箋註却是升堂聽說虞姬直是愁然東坡嘗云
三國時事兒童聞劉備敗則擗足曹操敗

劉詩後句或此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
用糟水澆根下

用胎髮作者極佳而堅

謎都來丈二長上頭都是髻兩頭寒中間熟

宋洗馬歐陽景素輕薄有金鑿長老以闕齋供將
貸米於玉泉長老乞書為地景笑曰諾既至玉泉啓
封乃一詩云金鑿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價倍殊到
了不干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黔用園菱洗之當去公
面黑耳非黔也呂曰園菱亦能去黑公笑曰
天生黑於予園菱其如予何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室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
更忙頭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觀笑
曰此登瀛詩也

刊劇談卷下



